

又逢冬至吃饺子

□金玉梅

汤,继而将煮熟后的羊肉、药材切碎,用面片包成耳朵状的“娇耳”,将其煮熟后分食。每人两只“娇耳”、一碗汤。求药的人们吃了“娇耳”,喝了“驱寒汤”后,身体立刻暖和,两耳发热,冻伤的耳朵也被治好了。久而久之,“冬至不端饺子碗,冻掉耳朵没人管”的谚语便流传开了。

冬至吃饺子主要是为了纪念医圣张仲景,让后人不要忘了“驱寒娇耳汤”之恩。后来,又被流传成了传统的祭祀节日。

说起冬至吃饺子,我最怀念的还是母亲包的荠菜饺子。每年冬至前几天,母亲就会到家里空旷的田野里挖一些荠菜回

来。入冬的荠菜没有春天的嫩绿,没有夏天的深绿,没有秋天的淡黄绿,只有枯黄的草木色。我问母亲:“这样的荠菜还能吃吗?”母亲很自信地说:“当然能吃!”母亲把荠菜洗净,放入锅中的开水里烫一烫,再立马捞出放入冷水中冷却。被烫过的荠菜像被开水施了魔法,开始耍酷,玩起了“大变身”的魔术游戏。一瞬间,它由枯黄色变成了碧绿色,原来它是想把春天藏在了身体里啊,它是想要把春天的绿色,随着冰雪带进温暖的大地妈妈怀抱里吗?它是想和大地妈妈团聚吗?还是说它在告诉我们:春天温暖的脚步正朝着我们

缓缓走来?我不得而知。

我只知道,当母亲把烫好的荠菜捞出时,拧干水分、切碎,放入搅拌好的肉馅中,加入调料继续搅拌均匀。随后,我们一家人围坐桌旁一起包饺子。母亲包的饺子又多又好看,一个个弯弯的半圆形,像天上的月牙一样。我问母亲:“饺子为什么是弯的?”母亲笑着说:“弯弯顺,弯弯顺,人走的路是弯的,祝福每一弯处都顺畅,寓意一帆风顺!”“哦,我明白了。”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,更喜爱母亲包的饺子了。

母亲把包好的饺子,纷纷下到开水锅里煮。不一会儿,饺子

就熟透飘了上来。一个个白白胖胖的饺子,像个小胖子一样,挺着大肚子,模样十分惹人喜爱。骤然,我肚子里的小馋虫也立马被勾了出来,忍不住伸手去抓一个放嘴里品尝,味道真是美极了。那香味让我格外留恋,至今回味无穷。

后来,我离开家到城里上学。我在学校食堂和附近的饭馆都吃过饺子,但总感觉没有年幼时母亲亲手包的荠菜饺子好吃。人间烟火,家人围坐,灯火可亲,那份温情让我倍感家的珍贵。

“天时人事日相催,冬至阳生春又来。”又是一年岁寒冬至到,我家墙角的腊梅花,正顶着严寒的风雪,悄然开放,暗自流香,就好像当年厨房里母亲煮熟的热气腾腾的荠菜饺子飘出的香味,在漫长的冬日里,最暖我心……

冬至,时光的折痕

□刘强

季节拿着日历
计算出岁月深处
最大的阴影面积
冬至是个正义的节气
要把阴影
一线一线地退还给白昼

退还的仪式很庄重
人们默念着一串数字标语
从“一九二九不出手”
到“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”
直到阴影与光明大致平衡

冬至,时光的折痕
就像人生中的命运转折
在最低谷、最黑暗的时候转身
必定先渡过一段极寒
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黯淡
让尚未泯灭的希望
被阳光一寸一寸地照亮

瓦屋情深

□何小琼

对瓦屋情有独钟。多年前老家全是清一色的老屋,盖的全是青瓦,一片片整齐地码着,井然有序。老屋很老,家家如此,纵然起新楼,也大多不会推掉旧的。因为家中老一辈不同意。说是住了一辈子,哪能推了,老祖宗要跳出来的。

结果一家家的瓦屋在新起的楼房里成了独特的风景。瓦屋透着陈旧的气息,烟囱黑乎乎地静默延伸向天,依旧烧着柴火,噼噼啪啪作响,屋里已经积攒了许久的熏烟,墙早已熏得没有最初的模样。但年少时跟随父母回老家,总喜欢往厨房里钻,看奶奶放木柴烧做蒸糕,熬鸡汤,或者做粉蒸肉。小脚的奶奶依然保持着整洁秀气,仪态端庄,慈爱地笑着挽着我,喃喃说着过往。听不懂,但喜欢这样的气氛,安稳静好。

瓦屋年代久远,组合的布局,旧式的建筑,每一寸都有着岁月的烙印。红砖结实,对开老式的门,摸着冰凉的旧款铜锁。一根像银簪的,雕琢着镂花的钥匙。我每次总会抢着拿着它,小心翼翼地轻轻从左边一插,听它低沉的“咔嚓”声响,每每总会击中我少年的心,仿佛天籁,从古至今,不曾减弱。进了大门,迎面就是摆得方正的桌子,墙上是供着的神台,长久檀香袅袅。地上是古旧的青砖,质朴厚实。左边的是大伯的家,右边是四伯家的家。直直往前走,下了阶梯是宽阔的天井,再往前走就是厨房。不华丽,但这是孕育着几辈人的祖屋瓦房。

瓦屋也有美丽装扮。奶奶在天井种了满满几大缸的玫瑰,瓦缸是家乡的特产,大肚子,圆口。种上风姿摇曳的玫瑰,开得艳丽灿烂,香气扑鼻,每一朵玫瑰都不掩藏光彩,相互攀比地生长。奶奶对我说,这是你爸拿回的,都是我在打理。奶奶说这话时,满是骄傲地看着用剪刀采摘玫瑰的父亲,还顺手递了一朵给母亲,映红了母亲的笑脸。现在回想起来觉得,那漂亮的玫瑰,跟这瓦屋成了鲜明的对比,增添了许多情调。

父亲说,少年时,他和哥哥们在屋后种了枇杷,在屋前种了石榴。这么多年过去,你看!不用父亲指,那屋后醒目的,直伸天空的枇杷正果实累累,家中跟我年纪相仿的孩子,有的用长长的竹杆捅枇杷,有的灵巧地爬上了树,不一会儿就丢下一捧捧的,熟透的枇杷,有的干脆轻快地爬上瓦片中央,不敢踏在瓦片上。这时,奶奶就紧张起来,掂着小脚在屋下张望,唤着小心些,站稳了。父亲说,家里的瓦片最后一次修缮是爷爷在世时。爷爷在屋前,指挥父亲兄弟在屋顶干活,那时,爷爷还是声如钟,行如风。父亲充满感情地看着瓦屋上几个摘枇杷的孩子,视线转向在屋下抬头张望的奶奶,眼中柔情尽显。瓦屋,它承载了多少情意啊。

父亲早年就在外工作,住的也是瓦屋。结婚后我和两个弟弟相继出生,在瓦屋度过童年时光。我们的瓦屋是直通式,跟老家的瓦片没有老家的结实,过半年就要修缮一次,是父亲亲自爬上去,母亲搭着楼梯递瓦片。父亲轻巧地站在瓦屋顶上的坚实部位,猫着腰,翻着瓦片好坏程度,再撒下需要换的,把新的瓦片整齐码上。父亲做得轻车熟路。母亲说,住的时间久了,瓦片坏了不大会漏雨,你爸啊,以前和伯爷他们没少帮老家的修缮瓦屋。遮风挡雨的家呢,马虎不得……

白驹过隙,人生海海,物是人非。如今,老家的瓦屋早在几年前夷为平地,新建了一幢幢商品楼;而我们一家住了许多年的瓦屋早已闲置许久,母亲离世,父亲老去,我们也老去。多少回昧在其中,绵绵无绝期,情深如初。

冬日暖阳

□张绍琴

办公室当西晒,夏天如火烤,我总是拉上厚厚的遮光窗帘,让空调制造出一点清凉。到了冬天,曾经避之唯恐不及的阳光成了最受欢迎的客人,将印着暗花的深灰色窗帘哗啦一下拉开,阳光穿过玻璃,倾泻到桌上,墙上,地板上。不用开灯,不用烤火,明亮极了,温暖极了。

冬日暖阳,如同一个巨大的火炉。我在办公室围炉办公。楼下,是一个广场。广场的风景,无论是否推开窗,一览无余,尽收眼底。广场音乐,不管是否关闭门户,飘然入室,陪伴着我。

一群中老年人东边几个,西边几个,南边几个,北边几个,围炉弈棋,围炉玩扑克。围炉时间长了,身上有汗津津的感觉,他们玩着玩着,会不约而同地解开衣扣。一两只狗卧在主人脚下,躺着,惬意而慵懒地闭着眼睛。金色的阳光像火苗包围着狗,又好像给它们盖上一床耀眼的彩虹毯。广场的中央是一群不知疲倦的舞者,有跳双人舞的,男女搭配,或是两个阿姨、奶奶一起跳,偶尔还能看到两个老爷爷共舞。也有成横竖排列跳舞的,像小学生做操,认真,整齐划一。也有站在广场独舞的,像是看热闹,看着看着,渐渐入戏,于是随之起舞。暖阳如炉火烤着,跳舞的是早就脱下了外套,装进袋子,放在广场地的地上,一袭贴身衣服,轻盈的身姿,随着音乐翩翩起舞。

冬日暖阳,是人们手中抱着的汤婆子。小区的老人坐在木椅上,双手懒懒地放在膝盖上,好像闲闲地抱一个贴着肚子的汤婆子,温暖传递到全身。浑身暖烘烘时最适合打盹儿,他们的头往下点着,点着,手却仍然在膝盖上摸着汤婆子。太阳下山,他们的盹儿打够了,汤婆子差不多凉了,他们才扶着椅子,缓缓起身,向着家的方向走去。

冬日暖阳,是天然的烘干机。不管农村还是城里,人们早起,习惯仰头看天,估摸着是难得的艳阳天,便换上脏的被窝、床单、厚衣服、鞋子,清洗干净,晾在户外。晚上,太阳已经将它们全部烘干,一股暖烘烘的阳光味道渗入各种面料的纤维,深深地嗅一口,陶然地闭上眼睛,竟有微醺的感觉。家里的烘干机可没有这个味道。

冬日暖阳,许多人还喜欢将床上的被褥抱出来,晾晒在院子的铁丝绳上。晒上一整天的被褥更加松软,仿佛整条被褥中装入了丝丝缕缕的阳光。晚上钻进被窝,似乎睡在洁白蓬松的云朵里,一夜飘飘然不知飞过几万里,梦里全是温暖的阳光。

冬日暖阳是大自然的馈赠,倾洒大地,不分贫富,不费一钱,万物自可取。美国诗人勃莱说,“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。”我想说,无论怎样的寒冬,只要有冬日暖阳就是好的。阳光晴好的日子,尽情地让温暖的阳光洒遍我们全身,渗入我们的肌肤,照进我们心灵的深处,储存在我们骨头缝里,余下的冬日,我们会和阳光一样温暖。未来的每一天,我们会同阳光一样明亮,并与温暖相拥。

地瓜如蜜甜

□管淑平

深冬里,怎能拒绝滋味香甜、口感糯糯、正泛着热气的烤地瓜呢?

小火慢烤,地瓜熟透,香味袅袅,这种带着甜的幸福味道正是对冬天的一种奖赏。地瓜的甜,足以慰藉那颗风尘仆仆的心;地瓜的暖,足以抵御冬天的严寒。

记得儿时生活在农村,每至秋深落叶黄,大人们就忙着将田间地头的地瓜藤蔓与深埋泥土的地瓜一同收获。地瓜的叶子、藤条与那些个头小巧的,或者品质略差的地瓜都用来喂猪,剩下个头饱满的地瓜,大人们通常会把它们存放至地窖,作为度过冬天的粮食。

等到隆冬大雪天,一家人都闲下来,这时,刨一盆地瓜,入锅,小火清煮半小时,闷上几分钟,煮熟的地瓜软糯而甘甜。餐桌上也不用额外添加配菜,一人一碗煮地瓜,配合着腌咸菜,准能让肚中管饱。再喝上几口热乎乎

的煮过地瓜的汤水,一身上下,不到片刻就会暖烘烘的。而且,煮过地瓜的热水,也带着甜。那甜,相当于在清水中加入了小半包白糖,慢慢熬成了糖水,没几口,嘴巴就有点hold不住了。

据母亲说,这种比较甜的地瓜,是因时间存放得较长,水汽都被风干了,只剩下浅浅的表皮下裹着的糖分了。因此,不论清煮,还是放在火堆边小烤,都是不负岁月的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

煮地瓜好吃,但烤地瓜的味道更为诱人。母亲常常趁着我们在柴屋烤火时,从地窖里拿出一些地瓜上来。她先用火钳将火塘边上的土灰,掏出一个浅浅的小坑,然后把那些个头憨厚敦实的地瓜放进火坑,最后覆盖一层层热灰,而倚靠在母亲旁边的我,像一只馋猫一样,时时刻刻都盯着那小小的火塘,生怕一不小心就会错过了美味。

母亲不时用火钳翻动

一下地瓜,以便让地瓜的里里外外都均匀受热,烤得更全面。有时,母亲看着正眼巴巴地盯着那火塘的我一动不动时,就不由地笑着摸摸我的额头,打趣地说道:“真是个小馋娃!”尽管那时家里没有电视、手机与网络,但是等待的过程却很充实,带着一种满足与期待。

在等候地瓜烤熟的过程中,母亲则会与我唠嗑,内容大多是一些村里村外鸡毛蒜皮的琐事以及我在学校念书的情况。小小的柴屋里,时而欢笑声声。就这样闲聊着,不知不觉,地瓜就烤熟了。

刚从火堆里翻出来的地瓜,覆了一层薄薄的柴灰,样子灰白灰白的,像是年迈的老头儿脑袋上那分明可见的稀疏的白发。轻轻将灰尘擦拭,再呼哧一吹,烤熟的地瓜就呈现在眼前。等地瓜的温度稍微降低,就可以大口咀嚼了!将地瓜从中间轻轻

掰开,那软绵金黄泛着光亮的瓜肉就毫不羞涩地袒露出来,大大方方地展示着它内在的丰盈。若不及时送嘴,那如蜂蜜一样的汁水就会从皮儿中溢出来,真是让人心动不已。

这时,母亲也会再叮嘱几句:“烤地瓜就得趁热吃,这样身体才有足够力量来抵御长长的冬三月的寒冷呢!”于是,在欢笑里,也甭管吃相是否雅致,大口大口将地瓜送入嘴里,牙齿与口腔还滑溜到了胃肠中。顿时,一股股热量从小肚子里火苗一样地温暖了起来。

地瓜甜,地瓜暖,那种只属于烤出来的幸福味道,随着我远离故乡也就成了心头的一抹怀念,一种记忆。尽管城市街角也会有小摊烤着甜香的地瓜,但是没有了家人相伴的游子,就像是一只扑棱的雏鸟,一阵寒风,就会刺痛心里的牵挂。

王固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讲:“诗人对宇宙人生,须入乎其内,又须出乎其外。入乎其内,故能写之。出乎其外,故能观之。入乎其内,故有生气。出乎其外,故有高致。”

万物有灵,人间充满诗意。平凡的世界,平凡的生活,我们都是自己漫漫人生路上的诗人。“入乎其内,出乎其外”,万丈红尘,扰扰人生,真切地感受过世间的悲欢,又能跳脱出来站在远处回望,才会清澈通透,才能理解,放得下。

“高致”,就是常说的格局吧。一个人,跳出自己的小世界,眼界高远了,如那些辽阔的意象,蓝天白云、巍巍高山、绵绵大地,漫漫光阴里,沧海又桑田。再去光一己的悲欢,不过是沧海一粟了。人生的格局慢慢也就打开了。

读“平林淡如画”,读出的一种淡然豁达的生命哲思。

很喜欢这几句诗,每一句都是一幅画。读着读着,就想起范宽的《溪山行旅图》。我买过临摹本,起初看整幅画,真是一派苍寒,顿起凉意。可是往后面看,如何用笔;如何画后面的山,山缝隙里那一缕白亮的瀑布;如何画苍老的古树;如何画远处山间的楼阁飞檐;如何画暮色里在林间小道上赶路的驼队;如何画山下的青石和溪流。

如此细细品味一遍,再去欣赏前面的整幅画,突然间就懂了,看出了一些画外的意味。眼中不再是那枯墨色的山林,而是人生如大山巍峨的厚重,古树深根劲枝的苍幽,溪水舒缓的沉静。正如从生命里那些无奈的忧伤中走出来后的心境,淡淡的、体贴的、慈悲的豁达。

平林淡如画

物,烟蒙蒙,像披上了一层薄纱,像从唐诗宋词的意蕴里走出来的,到处都笼罩着缥缈悠远的诗意。

这时,忙碌了一天的急着早早到家的心情舒缓了,不由得放慢脚步,匆匆之意为首古琴曲《云水禅心》很是相宜,空山白云,潺潺清泉,就在眼前,就在耳边。这里虽然是城市里的街道,可是这样走着,却宛如走在空静的山林里一般。

叮叮咚咚的乐声中,抬眼望暮色茫茫里的长长林荫道,也会不由得想起“平林淡如画”的幽静深远。

“平林淡如画”出自元好问的诗《颍亭留别》。有几句这样写:“寒波淡淡起,白鸟悠悠下。”“怀归人自急,物态本闲暇。”“回首亭中人,平林淡如画。”

很喜欢这几句诗,每一



行过冬至后 冻闭万物零

副刊